

一本没有读完的童话书^(上)

□王春鸣

花边系马

那些被书签打断了十二次的故事结局是什么呢?

——这是一本卷了边的童话书经常纠结的问题,它的书名叫作《老栎树的梦》,封面是淡淡的绿,颜色有点像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初春。这会儿,它静静地躺在路边的小摊上,和几个毛绒玩具,草编的小筐,还有粉红的电子手表摆在一起。这些零散的东西,就好像是一个小女孩尘封的房间一角,被搬到了小区外面每晚临时集结的夜市上。

一盏高高的路灯正好在头顶,用柔和的光笼罩着它们,也把旁边走来走去的影子,放得很大。夜跑的人们牵着狗,聊着天,很少有人慢下来看一眼这块摆了许多杂物的红蓝黄三色塑料摊。童话书并不介意摊主的生意如何,它很享受每天准时从逼仄的筐子里拿出来,躺在天底下的感觉,突如其来的放松和空旷,让一直纠结着它的问题也变得不是问题。

它左边是一辆蓝色小卡车,装着满满一车花木,这个季节,卖的都是米兰、茉莉和白山花,童话书看不见它们,但是悠悠风来,闻

童话书也不太了解自己,它只能默默回忆小姑娘读过的部分,就好像一个人只能回忆起前半生的往事。

着味道好极了。右边是席地而堆的玉米、丝瓜和茄子,带着新鲜的郊区的气息,很好卖。每天傍晚童话书的主人过来的时候,都快收摊了。取而代之的,要么是卖睡衣的,要么是装满凉皮的小推车。

作为一本没有被读完的童话书,能拥有这些见识,也算是不幸中的幸运了吧!

是的,这是一本虽然很旧了,却一次也没有被读完的童话书。它的主人大概已经上高中了。当年偶然翻开这本书的时候,她才二年级,因为有很多字不认识,所以读得很慢;很多美丽的故事,她也没有读懂,因为没有读懂,所以也没有能够好好地拥有这些故事。以至于童话书也不太了解自己,它只能默默回忆小姑娘读过的部分,就好像一个人只能回忆起前半生的往事。

也许因为这是一部童话集吧,所以它拥有很多故事的开头,和许多未知的结尾。

插在书架的角落里,与光鲜亮丽的绘本、五彩缤纷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们相比,童话书觉得自己有点运气不好,但是又觉得自己这薄薄的身,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一本书都来得珍贵,因为它被一双柔软的小手爱抚过。还听见一个甜甜的声音对它说:“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好看,虽然,连彩色的插图也没有……我要把这枚书签送给你。”

哦,这枚书签,是小女孩在一个星期天

上午亲手做的。它曾经是香樟树上最大最完美的一片落叶,小女孩捡到了,照着手工课上老师教的方法,加上碱,在奶锅里煮了很久,又用小牙刷仔仔细细地刷去叶肉,只剩下漂亮的茎脉之后,再系上一根细丝带,然后,还需要放在书里面压平。《老栎树的梦》就是那时候被她看见的。因为其他的书都很新很好看,她不舍得用来夹那片还没干透的叶脉,而这本不知从何而来,静静摆在书橱一角的旧书,似乎正好合适。

小女孩随手翻到第65页,把叶脉书签放进去,顺便匆匆读了两行,就被吸引住了。“昨天有一个出色的宴会!一个耗子对一个没有参加这宴会的耗子说,你要不要听听菜单子?出菜的次序安排得非常好——发霉的面包、腊肉皮、蜡烛头、香肠——接着同样的菜又从头到尾再上一次。这简直等于两次同样的宴会!”

小女孩皱着鼻子咯咯咯地笑了,想接着看下去,妈妈的喊声传了过来:“囡囡,你玩了一上午了,数学作业做好了没?”小女孩撇起了嘴,心想:我明明没有玩,做了这么漂亮的一枚书签。她打开作业本,又瞥了一眼被合上的童话书,它封面上的绿颜色,正像叶脉书签被洗掉的叶肉的颜色。

第66页写的什么呢?

除了这个故事,这里面《没有画的画册》和《单身汉的睡帽》,又是讲的什么呢?



我从林泉重回红尘去,他从红尘进山来,空空荡荡的僧衣掀起四周的风。

白云还似望云人

□江徐

坐看苍苔

毕竟是南方,虽已入冬,白云山上依然呈现出姹紫嫣红的景致。山路两侧,紫荆花擎了一树一又一树,络绎不绝。白的山茶、粉的杜鹃,从山坡上或斜探,或横逸,送至旅人眼前。绒球似的红合欢,很像铃铛的朱瑾,开在山崖与山谷之中。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。耳畔鸟声啾啾,冬日似春朝。

在这样的山道上信步而走,慢慢向前,向上,拐过几个弯口,路过望云亭,视野渐显开阔,到了山腰的广场。广场中央,古榕一树成林。马路对面竖有牌坊,上面写有“佛境”二字。栖息在牌坊上的几只白鸽每隔一阵就会扑棱翅膀,咕咕咕,飘下一两片白羽。

穿过牌坊,拾级而上,通向一座寺院。扁担前吊挂青菜萝卜的挑夫,笃悠悠走在我前头。院门两侧挂有楹联:路辟蚕丛石点头皆觉路,门开洞达白云有脚自知还。横额:能仁古寺。每到一处陌生地,喜欢游走于那里的山水。每到一片山水,喜欢寻访那里的古迹和寺庙。山水是城市的灵秀,寺庙是山水的精髓。而我又会特别在意地去看寺庙里面的对联与题字。

能仁寺藏在白云山谷里,寺院前,山泉涓涓,汇入池子,故而一水漾回,四山环绕。石刻简介上称,“星云静时,池中漂月,四顾生景,俯仰有情。”默念之,冥想之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

进得寺院,院内云烟缭绕,抬头环望,四面古木参天,葱茏蓊郁,沁人心脾。头顶,有索道缆车从树梢间静静滑过。斜柱榕盘根交错,几乎攀满正面石壁。院内悄然无声,阳光透明而慈悲。我倚在大殿栏杆前晒太阳,看见年轻的僧侣头顶一

箱方便面,踏步徐行。

大雄宝殿前挂满许愿丝带。年轻的学子絮絮叨叨,首先祝愿自己学业有成,能拿到双“A”,毕业前能拿到所有证书,接着祝愿自己心爱的姑娘能够一直在一起。这个情感细腻的大男孩,记得自己和女孩在一起的准确天数——11个月14天。最后,他也祝愿疫情早日过去,“口罩虽然已经戴习惯了,不想再为每一个人为了病痛而忧愁。”再读一条,同样来自年轻人,他希望2021年的下半年平安、顺利,希望奶奶可以陪伴家人很久,“很久到比长命百岁还久”,也希望去世的亲人在远方可以过得很好……有一个人,在许愿丝带上写得言简意赅,两个字,直抵吾心:佛心。

来之前已有了解,白云山留有苏东坡的足迹。在绿荫环抱、泉水叮咚的蒲涧,苏仙的雕像立于泉水边,永远注视着似水的流年、光阴下的流水。只不过,今人为他安排的竹杖,貌似过分粗壮,扶着它在山间行走会很吃力。

当年,年近花甲的苏东坡被贬岭南。来到广州时,他多次游览白云山,还写下相关诗作。那时候广州正发生瘟疫,百姓受难,他经过调查分析,得出瘟疫发生的主要原因由饮水不洁导致的结论,并提议在白云山滴水岩凿一石槽,用来储蓄山泉,再用竹筒将山泉引进城内,供百姓饮用。这一举措被实行后,广州城很长时间不再发生瘟疫。世人为纪念这位仁慈之心的大文豪,在泉边设置景点,石碑上写有四个字:东坡饮水。

如今,苏东坡的一位诗迷坐在泉水汇聚的池边,耳边泉声淙淙,鸟鸣山幽,整座山谷仿佛唯我一人。突然有种冲动,我想走下去,掬一捧泉水,尝一尝,看看它是否清冽依旧。

下山途中,与一位僧侣擦肩而过,我从林泉重回红尘去,他从红尘进山来,空空荡荡的僧衣掀起四周的风。他在一棵开满红花的紫荆树下走过时,我又想起苏东坡的诗句:出本无心归亦好,白云还似望云人。

作品中若无“意”之寄寓,形式再完整,也与艺术无缘。

情·意·度

□杨谓

兼得斋夜话

我是一名普通的文艺爱好者,关心文艺,喜欢评头论足,完全是习惯使然。就像老农民走亲戚,喜欢看庄稼的长势,喜欢种田,与好为人师无关。

最近看了一个画展,数十位参展的青年美术精英,清一色科班出身,有的还是研究生导师。他们是当今美术创作的主力军,当今高校美术教育的活标本,其理念和做法,不但在现在举足轻重,必将影响到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。有几位的作品我特别喜欢,以为他们对美术的理解深刻,表现手法独到,艺术之根深扎于生活的土壤之中。读他们的简介,知他们目前所拥有的平台较小,也许正因为如此,所以受社会大潮裹挟的成分也少,心能静下来,无习气,创作就能自由。

首先想说灵感、激情问题,也即“情”的问题。

“情”在此展的大部分作品中是稀罕物。康德曾说:“艺术家要让事情成功,还要有一种突临的好兴致,好像是刹那间的灵感。”如果把“应酬作品”排除在外,那么艺术作品应该都是唯一的,是在灵感启示下的激情之作。激情是情感的突袭,伴随着无数个未知和可能,如果没有灵感闪电的照亮,没有激情的贯串,作品必定是平庸的。生活积累越厚,情感积累越丰,对生活本质的认识也就越充分透彻,焕发创作灵感的机会就越多,表现手法也就越朴素自然。激情有容易使人盲目的特点,因此须要有理性的支撑和制约,而理性又与内在心力的积累成正比关系。据此,我们便可知

为什么有的作者的创作是充满激情的,纵然激情如野马,也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,而有的作者只能靠填充、制作、依样画葫芦来创作。

其次是“意”的问题。宇宙是由自然和心灵构成的,“意”是自然赋予人的灵性,进入作品中便是作品的思想。眼前的事物、前人的积累、成功的案例、技巧和规律,都是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基础,但同时又是一种束缚,所以艺术家必须既会利用,又能摆脱,“意”在此时,就好比一味灵丹妙药。以篆刻发展为例,至元代时,因为王冕开创了以意奏刀,所以派遂以分。“意”最能见个性、分境界之高下,即使用同样的手法,“意”不同,风格即有区别。形式乃躯壳,意识为灵魂,自由度与想象力借“意”而生。然则“意”从何来?“意”即人。吴昌硕在《隐闲楼记》中说:“夫古人书画皆为奇逸,大要得于山川云日之助,资于游观登眺之美。非然,则一室扫除,抽毫弄墨,其发越心意,终不足以睥睨古今,牢笼宙合。”画家不能闭门造车,抄袭古人,与自然融为一体,格局自大,风格自能恣奇。古人又谓:“观天地生物气象”,也即此意。

把“意”字拆开,成“心”“音”二字,“意”即心声。作品中若无“意”之寄寓,形式再完整,也与艺术无缘。

最后说“度”的问题。临写古人法帖时,常感慨古人之温雅含蓄、纵敛适度,不失君子之风。所谓“度”,即分寸。“过”与“不及”均不可取。创要有度,守亦要有度;抽象要有度,写意亦要有度。学习别人,哪怕是师法师门法式,亦要有度,过了或许就变成了抄袭;运用技巧要有度,过了便是琐屑与俗气;率性写意亦要有度,过了便成支离与轻滑……齐白石说: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;太似为媚俗,不似为欺世”;李可染说:“可贵者胆,所要者魂。”最是金玉良言。



春光里

许从军摄

蝴蝶的爱情

——《梁祝》赏析

□木火



四季乐韵

“哪里有中国人,哪里就有《梁祝》!”这不仅因为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,是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,而且在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的努力推广下,《梁祝》成为最早赢得国际声誉的中国音乐。

爱是人间最美丽的情感,梁祝则是中国最美丽的爱情传说。当年,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何占豪、俞丽拿、丁芷诺商量后上报了三个创作题材:一是全民皆兵,二是大炼钢铁,三是在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音调基础上创作。院党委书记、作曲家孟波毫不犹豫地在这三个题材中——大家认为并不重要的《梁祝》上勾了一下。于是,在何占豪、陈钢的精心创作下,这部经典作品问世了。可见,爱情的魅力远远超出了时代的限制。

生于绍兴诸暨、有着越剧功底何占豪将这首乐曲烙下了浓浓的中国味,确切地说,是江南的吴越风味。自小在吴侬软语的熏陶下,对《梁祝》有着天生的亲切感。童年的我,先知道有梁山伯祝英台,春暖花开,成双成对,翩翩

起舞。后来上了学,老师说那是蝴蝶。再后来,看了电影《梁山伯和祝英台》,才知道那是两个人,只是还不懂爱情,记不清电影的情节,倒是那昏天黑地一声巨响坟墓开裂英台投坟的镜头印象至深,觉得阴森恐怖,很长时间里心有余悸。直至听到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,才真正领略了音乐之美、传说之美、爱情之美。

初听《梁祝》,品味的是情感之美。那是一种坚贞而美丽的爱情。在小提琴协奏曲中,几段小提琴独奏的乐段,大提琴如影相随,与小提琴交相缠绕。那小提琴分明是轻盈靓丽的祝英台,大提琴则是敦厚淳朴的梁山伯。第一次出现在引子与主题部分,独奏小提琴富有韵味地奏出了诗意的爱情主题,在厚厚的G弦上重复后,由D徵调转入A徵调,大提琴与独奏小提琴深情对答,揭示了梁祝真挚、纯洁的友谊及相互爱慕之情。不由得让人联想起“草桥结拜”的场景: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见倾心,一个是天真烂漫,一个是真诚宽厚,一个是机敏多情,一个是专注朴实,畅叙生平,十分投缘,义结金兰。第二次出现是“十八相送”。舒缓甚至有点断续的音调,好似祝英台一步三回,欲言又止。接着出现了独奏小提琴与大提琴模仿着“梁”“祝”对答,缠绵绵绵,难舍难分,将梁祝二人同窗三载长亭惜别的依恋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。第三次出现是“楼台会”。梁山伯按临别之约如期来访,先喜后悲,喜的是英台女装红颜,正是梦中人;悲的是英台已许配他人,只能饮恨终身。二人楼台相会互诉衷肠,小三度装饰音和慢速的半音滑音的旋律先在独奏小提琴上出现,然后旋律移至独奏大提琴,小提琴与之呼应,时分时合,如泣如诉,缠绵悱恻。“楼台会”应是曲中最感人的旋律,其由越剧《白蛇传》中白娘娘“断桥回忆”的一段悲切的唱腔,和越剧《梁祝》中祝英台的哭腔融合改编而成,浓缩了中国古典戏曲精华,化悲为美,感人至深,给人留下了一幅唯美的画面。

再听《梁祝》,感慨的是人性之美。梁祝的传说,贵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。否则,只是一段发生在某时某地的某个人的生活悲剧,

虽有一定的典型意义,却至多是一则让人伤感的故事。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中的“抗婚”“哭灵投坟”两段音乐,虽不悦耳,却是矛盾冲突的高潮,深化了音乐的内涵。铜管乐以严峻的节奏、阴沉的音调,奏出了封建势力凶暴残酷的主题;独奏小提琴采用戏曲的“散板”节奏,奏出英台惶惶不安和痛苦的心情;乐队以强烈的全奏,衬托着主奏小提琴猛烈的切分和弦奏出反抗主题。“抗婚”生动展现了勇敢追求爱情与自由的坚强女性形象,傲立于“三从四德”禁锢下深闺孤身愁怨满腔的传统女性之中。“哭灵投坟”的乐段,弦乐快速的切分节奏,激昂而果断,独奏的散板与乐队齐奏的快板交替出现,同时变化运用了京剧倒板与越剧器板的手法,使音乐更加酣畅淋漓。只有中国二胡琴弦上才有的滑指手法,首次出现在小提琴演奏上,原汁原味的越剧“尺调”哭腔,绍兴大班“二凡”高腔,使琴音时而悲痛欲绝,时而低回婉转,深刻表现了英台在坟前对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。最后,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凄绝的一句,板鼓、定音鼓、锣、钹从弱至强地齐鸣。那是一个弱女对苍天的最后控诉,虽然无力改变现实,但那杜鹃啼血般的一句,使坚贞不屈、视死亡为理想的英台绽放出人性的光芒。

细听《梁祝》,沉浸于意象之美。乐曲最后的再现部“化蝶”,展现了一幅水墨画般的绝美意境。乐曲出现了引子的音乐素材,却已将世间美景变成了一幅醉人心魄的神仙境界。长笛的华彩旋律,结合竖琴的级进滑奏,把人们带入了朦胧之境。加了弱音器的弦乐背景下,第一小提琴与独奏小提琴先后加弱音器奏出熟悉的爱情主题,弦乐与竖琴、单簧管形成缥缈的背景,钢琴在明亮的高音区轻柔地奏出五声音阶起伏的音型,并多次移调,仿佛梁祝在天上翩翩起舞,歌唱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。天乃蝶之家,蝶乃人之魂。但为君之故,翩翩舞至今。这是对蝶的自由生命的渴望——不在乎婚姻而在乎同死,不在乎阴阳两地的阻隔而在乎“执子之手”的承诺。

“彩虹万里百花开,花间蝴蝶成双对,千年万代不分开,梁山伯与祝英台。”梁祝灵魂“化蝶”的意象之美,才使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余音绕梁,不绝于耳,并最终奠定了《梁祝》的经典品位。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